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动力班遗址附近，一位参观者在拍照（7月28日摄）。

“东方奥斯维辛”的拷问

《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罗森塔尔59年前的这篇报道让纳粹的罪恶昭然若揭。然而，远在7000公里之外，中国最北省会哈尔滨市平房区的一片废墟已默默伫立70余载，这座世界保存规模最大的细菌战遗址群，有太多日本法西斯的反人类暴行却鲜为人知——

因为，没有幸存者能活着走出这个人间地狱。

可毁灭人类数次的罪孽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和遗址群没有围墙，明媚的阳光下，一面四层楼高的残破水泥墙和三个巨型烟筒显得有些“碍眼”。

70多年前，高2.5米、宽1米的围墙架有高压电网，连同墙外宽、深各3米的防护沟，将这座“人间地狱”与世隔绝——至少3000名人体实验受害者惨死于此。

“马路大”在日文中译为“扒了皮的木头”，在这里却变成了中国、苏联以及朝鲜等的平民、战俘。活生生的他们没有名字，只是一个个没有尊严的编号。

原七三一部队特别班队员筱塚良雄回忆说，在室外冻伤实验中，用小棍不断敲打“马路大”冻伤的手，直到发出与木板相似的声音，再把手伸进不同温度的水中测试，直至骨肉分离，不少人因此被砍掉了手脚。

“必须把细菌从活人的脏器里取出来。”筱塚良雄说，“先在身上注射疫苗，再注射鼠疫病毒，有的很快死掉，有的能幸存，我经历的实验中有5个人死掉了。”

原七三一部队后勤人员铃木进见证了最后一批“马路大”的悲惨：“战败前10多天，用毒气把80多人全毒死了，尸体烧掉后放在我车上，扔到了松花江里。”

“活体解剖、毒气实验、细菌战、毁灭罪证……这些毁灭人性的罪孽罄竹难书。”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说，日军溃逃时四散的老鼠、跳蚤造成平房区鼠疫蔓延，仅二道屯一个小屯就有50人感染死亡。在中国常德、义乌、云和、衢州4地，就有15033人死于日军细菌战，而七三一部队生产的细菌以吨计算，一旦投撒，不是可以毁灭整个人类，而是毁灭人类几次。

掩藏在历史暗处的暴行

2007年，84岁的筱塚良雄站在七三一遗址深深鞠躬谢罪，他望着原部队长石井四郎的照片陷入沉思：这个同乡如何变成了魔鬼？

15岁就读于农业学校的筱塚良雄在师兄劝导下加入了七三一部队。当时的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一战中相继获胜，军事力量飞速发展与欧美列强并肩，又借中国军阀混战扩张在华势力，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称霸野心极度膨胀。

“生物武器具有不可估量的杀伤力……缺乏资源的日本想要获胜，只能依靠细菌战。”细菌战“元凶”石井四郎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他把两个哥哥也拉入了自己的部队。

这个奉日本天皇敕令而建，以血缘、同乡和师生等为纽带的部队实现了保密，因为日本早在1925年就签署了日内瓦国际公约，明确“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

魔鬼不是一天堕落的。“刚开始不做活体解剖就不给饭吃，慢慢地人就会变了……”原七三一部队成员大川福松也经历过内心的挣扎，因为“出色”的人体试验，石井四郎将自己的佩刀作为嘉奖赠送给他，这柄狰狞、罪恶的军刀如今收藏在罪证陈列馆。

金成民说，日军战败前在中国、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建立了63支细菌战部队，仅七三一本部就有4000多人，而作证的只有不到30人，有的一直躲避、掩盖和否认。

“七三一部队的所有秘密必须带入坟墓！”1945年8月9日，石井四郎密令要求将文件、实验报告等烧毁或炸毁，15趟专列将部队成员送回日本，并严令不准暴露身份、不得互相联络，他本人更是几个月后在老家伪装举行葬礼假死。

令人愤慨的是，美国以获取实验数据等秘密为条件，与日本达成秘密交易，使石井四郎等大批战犯逃脱受审免于惩罚。然而，未及完全爆破的遗址，原七三一成员的证言，从日美搜集的档案……这些铁证都有力地述说着历史的真相。

正视历史避免悲剧重演

原七三一部队运输班司机越定男总会想起总部营区内那股怪味——消毒液和高温焚尸的味道每天混合弥漫在空中，这里竟需要3座焚尸炉，黑色的烟囱口不知飘荡着多少冤魂，25岁的李鹏阁就是其中一个。

1941年，李凤琴在母亲腹中4个月大，她的父亲李鹏阁被在细菌实验室肢解后焚尸灭证。“我这辈子头一回叫爸爸，是冲天空喊的！”李凤琴满目泪痕，她终于在七三一档案中发现了父亲的名字。

在罪证陈列馆，一张张“马路大”被宪兵特别移送来时的档案、人体实验报告书等挂成了6面墙。金成民说，仅从美国国家档案馆搜集来的档案就有8000多页，从人证、物证到档证，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以完整的证据链条呈现世人眼前，但日本政府至今不愿正视这段历史。

日本滋贺医科大学教授西山胜夫介绍，原本该被审判的日本战犯，有的堂而皇之地在政府机构、军事部门、医疗机构、学术机构等领域担任要职，至今影响着日本社会。“森村诚一以七三一为题材写作《恶魔的饱食》一书后，他家曾被几辆大客车包围，每天出门要穿防弹衣。”金成民说。

令人欣慰的是，日本NHK电视台纪录片《“七三一部队”的真相》引起强烈冲击，不少日本网民开始反思历史，发出了“决不能让残酷的历史重演”“要告诉日本下一代战争留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等感言。

夕阳穿过七三一遗址的残垣，照射在一枝枝狗尾草上。它们静默伫立，守护着此时的和平静好。然而，谁又知道这片泥土里还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

这些来自“东方奥斯维辛”的拷问，在久久回荡…… **据新华社**

特朗普政府否认改变对《巴黎协定》立场

新华社电 对于有媒体报道说美国不会退出《巴黎协定》一事，美国白宫16日说，特朗普政府没有改变有关退出《巴黎协定》的立场。

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正如总统已明确说明的那样，美国将会退出，除非条款对我们国家更有利，我们才会重新加入。”

有媒体报道，欧盟气候行动与能源委员米格尔·阿里亚斯·卡涅特当天早些时候在加拿大说，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不会退出《巴黎协定》。卡涅特说，美国政府强调它“不会重新谈判《巴黎协定》”，而是将“评估协定中他们可以参与的条款”。

今年6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他当时表示，《巴黎协定》让美国处于不利位置，而让其他国家受益，美国将重新开启谈判，寻求达成一份对美国公平的协议。

《巴黎协定》于2015年达成，2016年11月生效，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继《京都议定书》后第二份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协议，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出安排。

奥克兰机场闹“油荒”疑为工程车挖断输油管

新华社电 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国际机场17日表示，由于输油管线断裂泄漏，在过去24小时中已有20多架次航班取消。拥有这条输油管线的新西兰炼油公司透露，管线可能要彻底关闭数日，公司正从加拿大调派工程师来协助修复管线。

新西兰炼油公司表示，这条输油管线本月14日出现异常。直升机探查后发现管线在新西兰北地地区一处农场出现泄漏，可能是农场挖掘机作业导致管线断裂。这条输油管线从北地地区一处炼油厂通往奥克兰，全长170公里，是奥克兰机场的主要航油供应来源。

输油管线断裂影响所有航空公司在这一机场的运营，航油用量受到限制，一些执飞远途航班的客机不得不转往新西兰其他机场或周边国家机场加油。

新西兰航空公司当天说，对多架次国内航班及澳新之间的航班进行调整，以便集中运力；从惠灵顿和克赖斯特彻奇起飞的国内航班客机额外携带航油，以减少在奥克兰机场加油的需求。

奥克兰国际机场表示，一般来说，机场均有多种供油方式，但由于奥克兰城市需求较大，奥克兰国际机场平时主要依赖输油管线供油。

印度去年超600万人死于非传染性疾病

新华社电 印度媒体日前援引英国医学刊物《柳叶刀》刊登的一项研究报告说，印度2016年有超过600万人死于非传染性疾病，其中心血管疾病是最大杀手。

据印度媒体报道，相关数据来自一项名为“全球疾病负担2016”的国际研究，其中有许多印度专家参加。相关调查发现，在排名前十的印度人死亡原因中，有7个与非传染性疾病有关，包括心血管疾病、癌症和肾病等。

其他一些关于印度的发现还包括：在10岁至24岁年龄组，自我伤害是最大的死亡原因；在过去10年中，糖尿病引起的死亡人数也较多；2016年印度5岁以下的儿童死亡人数为全世界最多，达90万人。

报告说，印度非传染性疾病增多与不良生活方式变得更普遍有关，如糖摄入过多、吸烟和久坐不动等。

在这项研究根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与健康有关指标所做的排名中，印度由于空气污染、卫生状况等因素在188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127位。

印度专家警告，非传染性疾病的增多将影响印度人的健康状况乃至经济发展，政府应该采取必要的防控措施，特别是对年轻人加强健康教育。

澳大利亚女子患怪病眼睛一闭得三天

新华社电 澳大利亚墨尔本30岁女子纳塔莉·阿德勒患有一种举世罕见的疾病，经常一闭眼得三天才能再次睁开，成了法定盲人。患病13年来，她做了数不清的检查和治疗，一直无法找到病因，更别提有效的治疗手段了。

美国奇趣新闻网站oddity central报道，阿德勒17岁那年的一个周日，醒来发现眼睑肿得厉害，很快，眼睛开始间歇性地闭合睁不开，时长不等，几周后变成闭合三天、正常三天。然后，阿德勒不得不适应这种节奏。

在“闭眼”的日子里，阿德勒的双眼几乎完全闭合，只有左眼能睁开一道隙缝，但无法视物，不能做事。多年来，她做了多次手术，切除了眼睑部位99%的肌肉，以阻止其闭合。她还持续注射肉毒杆菌素，让双眼能部分睁开，但每个月仍会出现一次全盲。

多年来，阿德勒看了40多位专家，却无人能给出诊断。

阿德勒说，“每天都是一场战斗”，幸运的是，她得到了丈夫全心全意的支持，“他是我的白马王子，把我从危险边缘带回来”。